

『美』安·贾恩卡纳托·伦纳著

章凌译

黑手黨公主

黑手党公主

〔美〕安·贾恩卡纳
托·伦纳 著
章 凌 译



黑手党公主

章凌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750册
ISBN 7-5360-0963-9/I·858
定价: 3.85元

内 容 提 要

《黑手党公主》是黑手党公主安托妮特·贾恩卡纳和记者托马斯·伦纳的合著，它以公主的亲身经历和美国情报部门的文件材料为依据写成，是一部兴味盎然的长篇纪实性文学。

全书以黑手党公主安托妮特的心路历程为经，以黑手党党魁萨姆·贾恩卡纳家族兴衰史为纬，交织展开。意大利西西里移民萨姆，自幼混迹于由黑手党控制的芝加哥的底层社会，渐次染上诸多恶习，进而成为黑帮分子。由于他的才干以及同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界的广泛联系而被推上党魁的宝座。炙手可热的萨姆一度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黑手，参与行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的阴谋，并且不断向政界、赌博、娱乐、旅游、影视、慈善等等行业，甚至教会，进行渗透，使黑手党成为呼风唤雨的国中王国。终因萨姆同情妇们的关系及诸多行藏被特工所窃听，又因同司法部长肯尼迪家族（以后的总统家族）关系失调，萨姆遂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最后被不速的刺客所枪杀。

黑手党公主虽受高贵的教育，终未能实现萨姆初衷——跳出黑帮圈子，在生活中几度沉浮，几乎沉沦为娼。

目 录

第一章	行刺卡斯特罗的阴谋	1
第二章	爸爸，我爱你	17
第三章	黑帮圣诞老人	27
第四章	小心谨慎的黑手党首领	34
第五章	温柔的黑手党皇后	46
第六章	黑手党首领与教会	56
第七章	温柔地说话	69
第八章	娱乐场之一	86
第九章	娱乐场之二	103
第十章	黑手党公主的初欢	122
第十一章	永别了，亲爱的母后	135
第十二章	特洛伊木马	154
第十三章	狡猾的狐狸	180
第十四章	旅游者，赌徒	205
第十五章	风流娘儿菲利斯（一）	219
第十六章	风流娘儿菲利斯（二）	243
第十七章	黑帮首领和他的影子	262
第十八章	黑帮首领家族的没落	281
尾 声		305

第一章 行刺卡斯特罗的阴谋

1960年10月14日

航空旅社

送至：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来源：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

主题：塞缪尔·M·贾恩卡纳，被认为是第一流的杀手

——反讹诈

（零点，芝加哥）

.....

在讨论卡斯特罗和古巴问题之后，个中人说卡斯特罗即
将被干掉。身分审定部门对此表示怀疑，可贾恩卡纳向他们
保证：干掉卡斯特罗将在11月进行，而且他已与刺客见了
三次面。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艘停靠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
滩的芳丹白露旅店的船上，并就刺杀卡斯特罗的细节作了天
衣无缝的安排。贾恩卡纳说那位“刺客”已与一个姑娘策划停
当，只要她在卡斯特罗的饮料或食物里放一片毒药。贾恩卡
纳还告诉身分审查人员，卡斯特罗身患梅毒，而且处于发展
阶段，神智不清。

3一局

1—芝加哥

1—纽约（109—74）

1—纽约（02—793）

FRG：市议员

（送局长）

（1960年10月18日）

我面前这个晒得黝黑的秃头中年男子，在椅子上神经质地转动着，他同宣传工具刻划的黑手党“教父”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实际上，在1961年5月，我认为父亲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不像公众想像中的黑手党头目。

他那消瘦的5英尺10英寸的身躯没有发福，这得感谢加柠檬汁和土豆的烤牛排这种特别饮食，当他的体重因此而适度地减到160磅时，他虔诚地信奉这种特别饮食，他不用不流利的意大利语说话，那些肌肉发达而失去弹性的职业杀手，是不能进他房间和吻他的戒指或拥抱他的，尽管他们对他絮絮叨叨地阿谀奉承。

52岁的萨姆（穆尼）·贾恩卡纳——美国禁酒时期的匪徒头子阿尔·卡彭的芝加哥黑手党继承人——对保持朝气蓬勃的外表，比呈现一个黑手党人的电影形象更有兴趣。

萨姆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年轻人，除了正在秃的头发在变灰之外，他通常是成功的。他戴着精心制作价值千元的逼真的假发，这使他显得年轻了10岁。

我的父亲喜欢自己显得年轻些，希望给人以更年轻的感觉。首先，他喜欢在与那些迷人的漂亮女人交往时，证明自

已是年轻的，以便成功地与这些女郎从洛杉矶睡到纽约。当然这样追逐女人也有不利之处，这招来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像苍蝇逐臭般围绕在他周围，这使他作为芝加哥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匪徒的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

1961年5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记得我走进了他在伊利诺斯州奥克帕克市南韦诺纳街1147号的地下会议室，这个会议室一度曾是我的房间。尽管我知道我的父亲处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但我丝毫不曾想到他正与中央情报局和许多匪友一起密谋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些匪徒包括佛罗里达州的罪恶昭彰的桑托斯·特雷菲坎泰。

萨姆颇具大学者的风度，他正靠在他的高背安乐椅中，他那裤线笔挺的长裤与定做的淡蓝色开领运动衫十分得体，腰带上金制的姓名缩写“SMG”闪闪发光，上面还系了一条纯金的钥匙链，链条消失在右边的裤袋里。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块薄薄的长方形的金表，表的计时数码是用钻石制作的。在他手中捏着一根金的搅酒棒，这是我母亲送给他搅拌饮料用的。一只拖鞋摇晃着趺挂在他的右脚上。

他皱着眉对我的出现表示不满，我清晰地记得，他当时轻掸着长裤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用他那敏锐的使人战栗的眼光盯着我，这眼光像X光一样穿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股寒流沿着我的脊梁而上。我轻轻地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径自在他对面那张与他所坐着的完全一样的椅子坐了下来。这是一间隔音房间，一些举国皆知臭名昭著最有权势的犯罪头子经常云集在这里，密谋改变发生在拉斯维加斯光辉灿烂的赌场，或纽约的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或好莱坞电影制

片厂的聚光灯照耀的摄影棚里的事态发展。从我能记事起，我的父亲就有着善恶并存的双重人格，而且经常感到奇怪，他是如何控制和驾驭这种双重的生活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萨姆经常将我抱在臂中，让我在他的膝上蹦蹦跳跳，并且会花上几小时和我们一起装饰圣诞树，挂上玩具。然而就是当他做着这些疼爱和体贴孩子的行为的时候，他也还在决定着芝加哥大街上的人们谁该死去谁该活着。

在这个房间里，就是我面前这个身着便装，身心放松的男人，使得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的大街、饭店酒吧，到加勒比海的日光浴海滩的人们感到心寒和恐惧。

萨姆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他是昂首挺胸地穿过马路，还是用杰出指挥家的手臂和姿势从大浅盘里挟起冒着热气腾腾的细面条，他都能做得极其优雅。然而，当他发火时，他的两眼就闪烁着愤怒的光芒，惯常的温文尔雅就让位给了凶暴，简直就像一头猛兽，就如芝加哥下层社会的人那样蛮横，那儿的男人被悬吊在仓库里受拷问，或被击毙在法院的台阶上。

从他登上芝加哥黑手党首领宝座那天起，直到1975年他在那间我和他于1961年5月的那天坐在一起的地下室里被暗杀前的一二年内，报纸、电视，美国联邦调查局，芝加哥警察局都同时或不同时地把我父亲描述为纽约西部地区最有权势最可怕的教父。

我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以“帕奇”闻名的芝加哥外国侨民和少数民族聚居地黑帮的一员。他首先学习了谋杀和恐怖统治的技艺，后来在禁酒时期，他与芝加哥孕育出来

的暴徒一起活动时，变得更加老辣精到。

萨姆首先通过与温琴佐·多莫拉青年时期的友谊，同声名狼藉的阿尔·卡彭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就像卡彭那最可怕的手提着机枪的刺客杰克·姆古恩那样，成了芝加哥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在我父亲成长和发迹的过程中，他为卡彭的许多继任者工作，包括弗兰克·尼蒂，保罗·德卢西亚，在黑手党和警察圈子里很闻名的保罗·里卡（一个侍者）以及安东尼·阿卡多（又名乔·巴斯特）。萨姆向他的同行学得如此到家，他步他们的后尘，登上了犯罪阶梯的顶峰。

我的父亲老夸耀他驾驶汽车和拆换车轮的本领，他能以一个富有经验的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手的熟练技巧，以危险的高速驾驶汽车。我能回想起与萨姆一起乘车的情景。当他为了摆脱联邦特工人员和当地警察的跟踪而高速急转弯时，我听到他几乎是尖叫着纵声狂笑，轮胎摩擦得发热，煞车时发出刺耳的声音。有时，当他巧妙地甩掉他们以后，他会高速地驰上旁边的一条马路又驰下另一条马路，一直把车开到被他弄得稀里糊涂的追踪者的后面。当他离开原来的行驶路线驶下另一条马路，诱使暗探再一次开始疯狂地跟踪时，他极高兴地揪着喇叭，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大声笑着。

这种使执法官们忙于这种追踪的几乎是残忍的取乐，是由于他在青年时代作为一名司机为一些年轻的杀手开车时学会了娴熟的技巧，也因为当保罗·里卡和安东尼·阿卡多领导着老卡彭匪帮的残存者时，他作为他们的司机已很好地适应了。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而现在当我们一起坐在他的私人秘密会议室里时，萨姆是联邦调查局、芝加哥警察局及遍及全国的执法特工人员的监视目标。不管他走到哪里

——是到佛罗里达，马哈马群岛，加勒比海还是到墨西哥，萨姆始终是被监视着的。他没有秘密，在马路上是这样，甚至和一个女人在卧室里都不是秘密。这种没有秘密所产生的心理紧张，就是现在我们坐在一起时也表现出来了。他显得疲劳并拉长着脸，当他和我谈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几乎是愤怒的。

“爸爸，你为什么不就此罢手呢？”我问，“你已经有了你永世也用不完的钱，你所追求的这一切……不管你走到哪里总是被跟踪，被骚扰，这值得吗？”

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怒目注视着我，他把正在喝的那杯威士忌酒放在托盘里，对着我来回摇摆着他的手指。

“看在基督面上，安妮特，你到底懂什么呢？”他厉声申斥，“你不理解，就管好你自己的事，我的事你别管！”

我不理解，在这点上他说对了。除了我从报上看到的，我对黑手党或者在芝加哥被称为“组织”的一无所知，而且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人们就告诉我报纸上讲的从来就是不真实的，尤其是当他们谈到萨姆的活动时。我真正知道的，仅仅是当我在一些为我父亲干活的下层人面前，或者在那些对萨姆过分恭敬并千方百计讨好他的招待者旁边时，所感觉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因此我猜想当我开口建议父亲引退时，听起来，我就像个傻瓜。我永远不会明白，萨姆引退的方式只能是死亡。

萨姆又沉默了，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身后的空间，他把眼光移向那个我很难识透而且几乎从来无法与他讨论的那个世界。那个充满暴力、秘密会议以及国际旅行的另一个世界，从来不是我、我的妹妹弗朗辛和邦尼，甚至我的母亲所共

有的。

我改变了话题，决定和他谈谈我刚看到的一则关于卡斯特罗和古巴的新闻报道。这则报道，是关于猪湾入侵计划的失败，以及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月来，报纸、广播和电视以大量的篇幅，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叙述这些由美国人训练的古巴流亡者在4月17日的入侵。也有一些关于中央情报局，关于哈瓦那旅客以及娱乐场的报道，这些娱乐场已不再由像我父亲那样的罪犯经营管理的。

我知道萨姆多次到古巴旅行，而我天真地想贡献我学得的知识，同时了解在古巴发生的事是怎样影响他的投资以及我所听说的他计划中的其他生意机会的。有好多次，当我与父母或其他朋友一起在佛罗里达时，萨姆会离开我们的夏季别墅或我们居住的旅馆，如芳丹白露旅馆，而到古巴去短期旅行。有几次他作那样的旅行时，有其他男人和他在一起。

这些男人中有一个叫约翰尼·罗塞利，这是一个相当英俊文雅、说话温柔的男子，我父亲被暗杀后他也被杀了。罗塞利曾在美国参议院调查中央情报局阴谋暗杀国际领导人的委员会前宣誓作证。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被安排在当时由爱达荷州的弗兰克·丘奇参议员领导的委员会作证，时间恰好在1975年我父亲被暗杀前。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求萨姆在委员会出庭的传票，就是导致他被害的谋杀许可证。

但是，现在当我与萨姆谈话时，关于国际阴谋、中央情报局以及怎么会涉及到萨姆的，我一无所知。事实上，萨姆为政府中的任何人工作或与他们打交道，对我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除非他已收买了他们并给他们报酬。而且我无法知道他对卡斯特罗怀有多深的憎恨，因为这是他不与家里人

讨论的话题。

我所知道的事都是萨姆和他的朋友谈话时，或者他的有些朋友漫不经心地与我交谈时，我无意中听到的。

有一次，这类随便交谈涉及到了萨姆在捕虾船生意中的投资，这是他和安东尼·阿卡多两人在古巴和墨西哥做的生意。这是一桩大买卖，我父亲去世后，我调查了他的全部个人资产，尽管我不可能在所有的企业上贴上可靠的价格标签。但我推测萨姆和阿卡多在这个生意中投资了几百万美元。甚至联邦调查局或国内税务局也不能证实这里到底有多少钱，但这两个机构的记载指出，这笔钱是相当大的，而且在社团名义负责人的名下隐藏得好好的。

“爸爸，我这儿有一篇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我说。“内容有关古巴以及许多人在那儿的投资如何将受损失。”

萨姆的头立即离开了他刚开始看的一本杂志。现在我知道他的兴趣所在了。自进了这个房间后，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真正兴趣。我得说萨姆有忽视细节的习惯。在严肃的讨论中，除了我母亲，他忽视妇女或对妇女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习惯，它常常使我不顾一切地迫使他注意我，以帮助我建立这样一种感觉：我是一个重要人物，而不是他凭一时的兴致可随意开关的机器。

当他注视着我手中的那篇文章时，他的脸色有了细微变化。我开始为他朗读这篇文章的摘录，这篇文章与迈耶·兰斯基有关，此人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具有犹太人作风，我父亲对他十分了解。文章还涉及兰斯基和其他所谓有组织的罪犯们感兴趣的娱乐场。虽然文章中没有对我父亲指名道姓，但他是对哈瓦那那家一度受公众喜爱的娱

乐场拥有相当股权的人之一。

这篇文章没有提及萨姆的捕虾船生意，但我提出来了。“你和阿卡多不是在古巴有一大笔捕虾船生意吗？”我问。

萨姆盯着我，我感到我将被当场杀死。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看到他的手指的关节因紧紧地抓着椅子扶手，差不多发白了。

“我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了？”他厉声说，“你永远不要谈论我的生意……不要谈我的朋友以及我们所做的事。你懂吧？对于你不懂的事你要保持缄默。”

我确实懂了。在我们的家庭里，生意、黑帮的“家族生意”，是严禁讨论的话题。他没有说出来的真正意思是，如果我和妹妹们对他的生意事务知道得太多的话，我们就可能被传票传唤，而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就会被投入监狱。更糟的是，我们或萨姆自己会被伤害，尽管萨姆作为一个首领有他的权力，但他也可能会陷入困窘，受到伤害，而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会严重地影响黑社会的匪徒集团以及它的投资，萨姆甚至会被消灭。

安东尼·阿卡多就是那些敢下毒手的人其中之一。

阿卡多在芝加哥的下层社会，是一个大权在握的有影响的人物。他曾经是阿尔·卡彭的保镖，以及卡彭集团为维护黑帮帮规而设的执法人。在禁酒时期，和非法酒宴的暴力全盛期间，萨姆曾经是阿卡多的司机。

当阿卡多辞去领袖职位，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时候，我的父亲被提升为这个犯罪团伙的行动首领。即使是在退休期间，阿卡多仍对萨姆及这个犯罪团伙保持着他的影响，而且接受在他统治芝加哥匪徒期间投资所得的巨额利润。那些投

资之一就是与萨姆一起做的捕虾船生意。

我记得萨姆和阿卡多经常到佛罗里达去旅行，有时他们也带家属同去。然后他们离开佛罗里达阳光充足的海滨，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地方作所谓的捕鱼旅行。我知道阿卡多是一个贪婪的捕鱼人，他喜欢捕捉马林鱼和金枪鱼。但是我不相信：他们从佛罗里达州到墨西哥的所有旅行仅仅是为了捕鱼。

阿卡多不是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人，当他决定要表现得优雅时，他的行为有一定程度的文雅。但这并不像其他人，如后来的保罗·里卡，流露出旧派的欧洲式的文雅。

阿卡多头脑相当简单，并且常常是粗鲁而虚伪的人。他以前常在每年的7月4日举行家庭狂欢会。有一次，我和我父亲一起参加了这样的野外宴会。我犯了个错误，在他的游泳池里游泳后没关门就离开了。

“好啊，你！”他大声嚷着穿过了房间，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是谁。“你住在牲口棚里吗？关上这讨厌的游泳池的门。”

当时我能死去就好了。我的父亲正站在他的旁边，附近是里卡，他曾经是卡彭最得力的助手。我的母亲和许多教父，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同他站在一起，而我因为没关游泳池的门这个违反基本礼节的过错，而被这个黑手党成员嘲笑。我感到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着我。不知怎么地我十分镇静，擦干了身体，漫不经心地关上了门，眼睛看着他，用目光告诉他见你的鬼去吧！我一句话也不说，转过身去，离开面前这个“大人物”去换衣服。在我离开这个房间时，我注意到我父亲脸上有一种苦笑。我一直不明白我父亲的笑是因为我挨了骂，还是因为我在阿卡多面前显示了风度，并且给了

他一个他能理解的“黑手党神态”，……我相信我的这种神态是从父亲身上遗传来的，当他感到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眼睛会眯成一条缝，眼光使你感到寒气逼人。

报界和一些到我父亲家里来的黑手党帮派成员，经常称阿卡多为“乔·巴特斯”或“比格·特内”。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些绰号的，但经常使我感到有趣的是，我父亲的朋友们在他们中间谈论“乔·巴特斯”时，非常小心地称他为阿卡多先生，或者如果他们在帮派中的社会等级较高的话，当阿卡多在场时，他们称他为托尼。他不在场时总有许多关于他的闲谈，但是一旦他在场，他们热衷于奴颜婢膝，甚而拍他的马屁。除了萨姆，所有的人都这样。萨姆与阿卡多，以及在芝加哥黑社会里获得高级地位的前卡彭派的成员，处于同等的地位。阿卡多可以看不起其他的人，使他们觉得自己处于从属的地位，但他从不在我父亲面前或在保罗·里卡面前摆架子。卡彭去世，弗兰克·尼蒂自杀以后，里卡曾是这个帮派的头目。

我仍不知道萨姆和阿卡多的捕虾船生意的详情，我不知道他俩已在这笔生意中大量投资。他们在古巴和墨西哥拥有许多船只和加工厂。在卡斯特罗执政前这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投机，卡斯特罗上台后，这些企业就像许多其他做生意的美国人一样被没收了

古巴这种依法没收，使萨姆和阿卡多损失了数百万美元，但它只相当于他们在哈瓦那娱乐场的投资所遭到的损失的一小部分。那些娱乐场是金矿，在那里获得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芝加哥黑手党的金库，也流入遍布全国各地的其他犯罪团伙的金库。

正是那些损失，使萨姆在古巴政局发生变化时，成了这个国家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父亲的勃然大怒使我感到寒心，但是我的沉默只是暂时的。我经常设法和他进行正常的一般性讨论，并且总是留下一一种不易觉察，无事可谈的感觉，一种我父亲如此厌烦，以至使他不理睬我的感觉。

那天，为了某种原因，我确实想要引起他的注意。我没有思想准备会被撇在一边，并被吩咐闭上嘴，就好像我是个小孩，有人看你而没人听你的。如果我不谈论他的生意，那么我或许可以以一些更能引起他兴趣的事博得他的注意；如果我谈论卡斯特罗，或许他会听我的而不再看杂志。我想我应该更懂事些才好，然而我是如此地渴望引起萨姆的关注。

我应该提一下我父亲从来不欣赏我选择的男子，不管我和谁谈恋爱，无论我钦佩谁，甚至我已嫁的男子都是他嘲笑的对象。也许有一个例外……我和安东尼·斯蒂奇约会的那次。他是一个年轻的律师，萨姆希望我和他结婚，后来我的妹妹邦尼嫁给了他。斯蒂奇是受我父亲保护的人之一，当他作为一名助手，为萨姆在国会的傀儡、前众议员罗兰·利博纳蒂工作时，萨姆曾对他怀有一个重大的政治计划。我没嫁给斯蒂奇这件事是永不会被忘记的。

在我父亲面前，性是一个被禁止的论题，多年来他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明确的，结果是我与男人私通绝大部分都是秘密的。有时我无意间谈及一些男子对我的诱惑力，萨姆通常不理睬我的议论，要我闭上嘴，甚至命令我离开房间。

此时此刻，我再次被他忽视，我渴望他的注意，即使是